

· 中国当代部分 ·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2 032 0986 6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中国当代部份·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第三分册（当代部分）

李德复 编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民族路10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002 1/32 12 375印张 框14 21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0册

书号：10113·341 定价：1.10元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

徐迟

《中外爱情小说精选》序

徐迟

本书编者找到了我，说他们编辑了一部《中外爱情小说精选》。可听到时，我皱了皱眉头。接着听来说明，说这本书请了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的一些专门家来选编，分为中国古代、现代、当代和外国的四个部分，这一下子就让我感到其中包含着一些清新的气息，眉头为之舒展了。

当提出来要我写个序文时，我要求看看选出的目录。目录看到了，一共选了一〇五篇，大多数是名篇杰作。我不能都已读过，读过的却也不少，约占一半。所选了的作者共八十人。然则，除开佚名的三人外，大都是比较熟悉的，有的还是熟知的。我发现这果真是一部选得比较精心的，篇幅达百万言的合集。欣然写几句，作为序文。

为什么会皱了眉头？又为什么为之舒展了呢？因为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爱情当然也有两类：高尚的和庸俗的。爱情小说很自然地也有两类：纯洁的和肮脏的。近年来鱼龙混杂，文风不振，庸俗的东西流行，肮脏的垃圾堆积起来了。它们扛了假冒的“俗文学”、“通俗文学”的金字招牌，使得好些人物里头涂地上了当。假招牌很有欺骗性，一些聪明人望而生畏，不敢反对。其实这些东西是半封禁半放

民地里的垃圾，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里盛行起来的。无比的下流，不堪入目，却吸引了一些无知的青年读者。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的名声也不好，若是在八九年代里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里滋生出来，堆积起来，横行不法，十分霸道。甚至文联和作协领事少许人提倡它，支持它，乃至依靠它，想靠它发了财，再回头来做一点“好事”。真是奇哉怪也。

庸俗的爱情小说，粉红色的、黄色的，又是香艳的，又是言情的，完全是腐浊性的，对青少年毫无好处，伤风败俗，倒行逆施。“五四”以后，曾经有过什么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什么“美的书店”，以及张爱生、张资平、徐訏、无名氏之流，均被无产阶级的文艺大军收拾过，其作品早已湮没无闻。我皱了眉头的就是这类垃圾，担心爱情小说精粹本选入了庸俗的东西而已。

但这个精选本却有一个很精采的设想。当我听说它是要挑选出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的一部大全时，我立刻觉得这个设想很好。它要为读者提供一个极其丰富的极片美好的文库，立刻给我一种美不胜收的欣喜，从而眉头为之舒展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些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浩繁的珍品中究竟选入哪些篇了。所以我要求看目录。我看列这个目录，并不坏，但未必已是最好的。古今中外的爱情小说中，珍品、精品、神品可多了，太多了。太丰富了。这是一项采集珍珠宝玉以建立一座珍宝馆那样的工作，编者说，这可能要出儿册，这是第一册，以后还要出第二册第三册，这是很可能的，我想。那时就会选得更精深、更有光辉。

在这个选本中，中国古代部分是从东晋的干宝选起的，然后按时间先后排序，次直到蒲松龄为止。当然还是顺序编

幅，很有造诣的。而世界文学也可以有古代（包括中世纪），现代和当代之分，可以从希腊罗马的神话作品谈起，而当代应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作家的作品。

这里有个社会制度问题。爱情小说也正是极其鲜明地、强烈地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图画与变革的要求和愿望的。中外爱情小说，那样地美丽，那样地动人，不是描绘了奴隶制度的封建制度的，就是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爱情生活的痛苦与幸福、矛盾和斗争。即使如此，这是跑不掉的。

爱情小说写出了最能感人的性和最可恶的兽性的冲突。重要的是人性战胜兽性，纯真的爱得到永恒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反了过来，兽性战胜了人性，那样的作品也就坠入了万丈深渊去了。近来有人努力于写出人的原始本性、动物性，把人写成兽，这有什么本事呢？那样写，即使文笔优雅，也一样是堕落，不比庸俗的东西高明了多少。

爱情小说还不只是写爱情这一个主题的。它往往还有着其他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主题伴随。坚贞不屈，以生命殉爱情的小说闪闪发光。这里有反封建的精神，有民主革命的精神，这打的精神也是爱情文学中的重要的主题。这样的作品也应是对庸俗的爱情和恶劣肮脏的东西的批判。

最后要说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爱情生活是否已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很好的或较好的反映了？应当有反映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爱情生活的作品问世，并编入这个精选本。这样东西必定是爱情文库中的高峰之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九八五年 岁暮

目 录

- 祁连山下 龚 远 (1)
红豆 华 瑶 (54)
美貌 牛 力 (87)
在泉边 方 之 (117)
在星座上 邵友德 (130)
蜜月 告 诚 (160)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徒 (185)
秋雪湖之恋 石 古 (205)
丙，沙沙沙 王安忆 (242)
爱，是不能忘记的 侯 洁 (255)
豆与肉 张曾亮 (274)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果晓声 (303)
胎 戴 坚 (335)
爱情，正在诞生 李忠复 (356)

祁连山下

徐 迟

徐迟，当代著名作家，1914年10月15日出生，浙江省吴兴县人，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1943年任《中原》（郭沫若主编）执行编辑。1949年担任英文《人民中国》编辑；1957年担任《诗刊》副主编。1963年以后任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曾出版过文集、诗集、诗集、报告文学集、文艺评论集等多种。近十年来写下了系列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名篇，如《哥德巴赫猜想》、《地核之光》、《生命之树常绿》等。

……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译本之序

—

一张画上有价值，随后成为无价宝，是完全和绘画的原来意义相抵触的。

绘画而有了买卖，绘画而成为珍藏品，这就可以致绘画于死命。绘画的命运是成供商贩，成进藏商货。于是，绘画只能属于专横君王或百万富翁所有了。

水、火、虫子、战争、时间等等，它们都是绘画的敌人。除此之外，绘画的最大的敌人，是那些买画的人，是那

些藏画的人，是那些使绘画成为私有财产的收藏大家。他们之珍爱绘画，使他们成为绘画之敌。

尽管在画史中记载着，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经感到作一个宫廷画家并不光荣又不愉快；画史中也还记载着：唐末阎立本和吴道子的屏风已经一扇价值万金，阎立德和尉迟乙僧的屏风已经一扇值一万金了。你不做官是画家，固然是逃出了帝王势力，却还是唯遇财神爷的血盆人口。

绘画，原来是为了给百万人欣赏的，现在却成为孤家寡人，百万富翁收购了去，锁进大铁箱，深埋藏匣盒，成为私有财产，内库秘物，成为无人能看到，无人能欣赏的东西。它们就象没有开发出来的石油资源，深深埋在地下的矿床煤渣中一样了。

说到整个一部造型艺术史的时候，人类的眼睛是多末可以骄傲，多末光荣的呵！人类非但懂得看，并且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能够把他们亲眼看到的劳动史实和功勋业绩描绘下来，留传下来，留传在彩陶，留传在青铜器，留传在龙门和云冈的石头和瀚海深处的敦煌石窟中，留传在澳洲林中人的岩洞，留传在南美雅玛耶民族的遗址，留传在瑞典的龙山，庞贝的废墟，留传在寺院、道观、礼拜堂，留传在大理石、象牙、白纸、素绢之上。人类中间，有一种叫做美术家或画家的，他们把全副生命、智慧和心血都献给造型艺术或视觉艺术。他们创作了光辉灿烂的艺术作品。

但是，我们的眼睛要看画，却看不到。即使你是一个画家，许多你渴望着看到的画，你看不到。甚至画家自己的作品，画家自己也再看不到，画都被私有者私存去了。

这就是我们这篇稍有加工的真实故事的主人公、我们的画家又是美术史家黎澍鸿会跑到国外去，跑到法国的巴黎去

的原因了。

奇怪的是你要看中国的古代绘画，你得远涉重洋，跑到外国去。多么令人伤心！愤怒！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罗马和日内瓦，在这些城市里，你看得到顾恺之，顾立德，顾立本，吴道子，王维以及后于这些名家的许多名家的杰作原木。不用说，在美国城市的博物馆里，更是藏了不知多少名画。保存至今的最早一幅中国画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它是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帝国主义掠夺者掠夺了全世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而后又将自己精粹的掠夺物的精华于博物馆画廊之中。

我们的画家跑到国外，跑遍了欧洲的城市，看到了不少祖国的名贵作品以及外国的作品。他在巴黎住下来了。在巴黎，在罗浮宫，罗丹馆，大宫，小宫，印象主义馆，独立沙龙以及在许多的画廊与画展中，陈列着多少杰作名画！人人能到哪里去鉴赏那些名作。多么丰富，一走三四小时，连城少的影子都没有看完。中国画不少。更多的，当然是外国的，欧洲的绘画。石原画真是不同。乔托、拉斐尔、达芬奇、密开朗琪罗、普契、艾尔格莱可……这些令人醉心的名家的新颖的作品！还有那些巍峨的教堂里的壁画、塑像和建筑艺术、镶嵌艺术：不管什么，不加区别，只要是古代的、古典的、艺术的、美的，一古脑儿的，我们的画家都去看了。许多杰作他都加以临摹，妙手绘肖地临摹了下来。

在每一张杰作名画的面前，他都无法抵抗，成为它的俘虏。对它们他都感到了无法形容的惊奇、喜悦、赞赏、热爱。种种感情，在描绘那些作品的时候，他似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它们。他仿佛是随着那些原作者的大师在飞舞，在翱翔。他和他们一起飞翔在多么崇高的境界里呵！

远在国外，书鸿，我们的画家却没有一时一刻忘记祖国，忘记了家乡。祖国的江山，在他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江山。他的家乡在杭州，著名的西湖湖边，世界上还能有和那里比美的地方？然而，地大物博，文化古远的祖国国内，竟还没有几个像样的博物馆、绘画馆和画廊。而特别使他想到了心头就隐隐作痛的是北京城里的故宫博物院，那唯一的一个，当时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之中。在巴黎传说着，故宫有成万件古文物和古字画，不久前从伦敦搬出回去的那一批中国稀世之宝，自从抗日战争发生，就不知下落了。

二

书鸿出国，不觉已经十年。旅居巴黎的岁月，他始终是非常勤奋的。他用油画作为自己的表现手段，用小刀象抹黄油一样涂抹着颜料，在画布上涂抹了近十年。与这同时，他研究造型艺术史和美学。离开了祖国，他感到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力失去了依据。而艺术创造力却提高了，但也很不正常。他有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思想，越来越深奥，实际是越来越糊涂了。

我们的画家在画廊上，在画展中，和我们的女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女雕塑家叶兰相识。她是桐庐人。他是杭州人，生于碧浪闻涛之地的。

他们在塞纳河畔，波伦森林或卢森堡公园，说情谈爱，约有青年之久，也经历了一点儿小波折。我们的画家的性格却是非常宁静，稳重，严肃的。她又是可怕地固执的。叶兰觉得他那种深情深得不见底，有时使她害怕。但一个女人能

得到这样深沉的安详，多么值得骄傲！后来女婿离家去追求他的艺术的事业。他们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一个小女孩。

女雕刻家的性格却正好和我们的画家相反。初到巴黎时，她学花瓶少语言，幻想着自己能成为红极一时，使整个欧洲都倒在自己脚下的歌剧女伶。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她看清楚了，没有这个指望。她连在巴黎开一次音乐会的愿望也不敢有。于是，改学作曲。但兴趣不大。她跟我们的画家恋爱时，正在学雕塑，又崇拜莎士比亚和罗丹，又崇拜苔斯乌皮和玛那。其实，她更崇拜的是她自己，青春美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聪明伶俐。一些留学法国的法学家也追求她。她嫌他们太乏味。要算她学雕塑的时间保持得最长久了。一直到婚后，她还在做雕塑。但很多雕塑都是未完成的作品。

画家这些年来，不断画着，画瓶子，画水果，画风景。自从塞尚以来，花束是永远画不完，也永远画不完的一个变化多端的内在世界。山，水，云，树，风雪，以及妇人，坐着的妇人，站立的妇人，卧着的妇人，簪花的妇人，穿绿旗袍的妇人，也是永远画不完的。他的素描基础很高，又因为头几年他临摹的功夫深，不断地得意作品被选进沙龙，展出后博得美术评论家满口赞扬。他的可爱的小女儿降生之后，他画母与女，画了许多，尽画这些。就连自己也不明白，不知为什么，他的声名越来越高，他的头脑越来越空。他在欧洲和美洲出了名。到处争购他的作品。

我们的画家，画这一切。从表面上看，他是很用心，也很有兴趣地画着它们的。但他的内心越来越不满意，越苦闷了。只是因为性格的关系，你看不出来。不用说，叶兰并不能理解他。他是否怀疑，苦闷，探索，画得少起来了，研

究和思索更多。对于绘画的美类，绘画之成为收藏品否定了绘画的价值，这些方面，他想得多。另外对于绘画，中国古典绘画，西洋绘画，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当代法兰西的绘画，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正在形成着的，日益明确又日益糊涂的看法。对于中国古典绘画，自唐宋以后的山水画造诣之深，技巧之高，所表达的灵性之纯粹，他是叹服不已的。但尽管这样，他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满足。他总觉得，这只是绘画艺术的一支傍支，一条支流，山水画的支流，却流得很长。而唐及唐以前的人物画，可惜流传下来不多。只有文字记载，对它们无法作出判断。那倒应该是绘画艺术的正源。是的，那是正源。但流的不远，并未形成一条干流，且不知它流到哪儿去了？

欧洲的绘画，其历史实在太短促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宗教画、宫廷画是让人叹服的，但他也并不满足。说到造诣，技巧，其所表现的灵性，就远不如中国的山水画。他们的年代不多，还不足以从传统的积累之中，达到那种境界。而没有到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个年纪，却想一步登天，这就出现了疯狂的作风。书鸿在巴黎的十年，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巴黎的画家，发疯一样追求新奇的表现。立体派、野兽派、达达派、印象主义和后期印象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机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万花筒一样，此去彼来。

我们的画家，绝不尝试这些画派和主义。他也不紧闭起两只眼睛不管。在巴黎，这是不可能的。他却为他们难受。专画瘦长人形的莫迭格利阿尼的悲惨结局，使他惆然于怀。梵谷因发狂而死，柴庚遁迹到大溪地岛上。他们两人的经历也使他忧伤。他认为，绘画绝不应该这样的下去了。不！

不！不！生命不应该这样悲惨，这样粗鄙，这样混蛋，这样痛苦！这些近代的大师，连博华伽索，玛蒂斯在内，虽然是具有某种令人激动的因素的，可是，绘画不能走这样的路，他们有着更多的，令人反感的，不可容忍的东西。他们都瘋狂了，发疯了。

书鸿喜欢华伽索的早期作品。此人的青色时期的忧愁的画风，那时连苦闷的劳动者的忧愁都很健康，很有力量；他的玫瑰时期的幸福梦想的画风，也还能吸引人。它们是对人生唱着颂歌的。可是，稍后，一些魔鬼的面具，一些可怕的丑恶的裸妇出现了。我们的画家对之惶惑不安，而且感叹不已。立体主义的华伽索把人间一切感情的题材，画成没有心肠的抽象结构和几何学图形。书鸿当然不能接受。以后，华伽索的画风发生了怪异地恶魔般地发展了。华伽索的奇怪，野蛮，令人呕吐的画风是整个巴黎艺术界的一个始作俑者，一个缩影。实际上，它反映了欧洲的当代颓废的社会。华伽索虽然无所谓追求，却自始至终不能够解释它。书鸿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先使他发狂。快要有一个巨大的变动到来。这他早已预感到了。

“这是绘画有了病，”他指着华伽索的一幅著名的画《镜前的女人》这样说，“实在令人嫌恶！”

女郎盥洗室壁挂上。她穿着洁白的丝绸衬衫，围了一条彩色的丝巾，如此之年轻，焕发，可是突然为华伽索的丑恶的女人辩护。

“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我们的画家大吃一惊。萨特，这个虚薄狂，太胡说了，什么话！书鸿有一些套话圆滑的理论。可是，在叶兰面前

拿不出来。女画家醉心于时尚，她认为不高兴。遇到这种情况，画家就不说话，努力在别的事情上和她拉近：女画家也不敢过份的逼迫他，因为她知道这个男人的性格是很强的。她也知道他早已否定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绘画。她从来没有跟它们打过交道。有什么办法呢？她也只能跟着她取得暂时的调和。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时间，她也不喜欢这种艺术。那算什么呢？

她喜欢她自己，她到了镜前，端详镜中。这个镜前和镜中的中国妇女，仔细地修饰自己的容颜，光艳动人。她没有时间争吵了。他们要去博物馆长爱利斯夫的马丹（夫人）的沙龙（客厅）。那些贵妇人的沙龙是巴黎艺术家集中的地点。

他们有一辆颜色漂亮的雪铁龙汽车。叶兰自己驾驶它。驶过巴黎的林荫道。巴黎不但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快乐的城市。叶兰常常调点这样的情绪，幸亏象一阵风一样，很快就散了。

三

在巴黎居住的最初几年比较安定。我们的画家能安心作画。后来就不对了。整个世界的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了。他所预感到的大变动的日子似乎在逼近，不，似乎已经来到了。先是西班牙内战。法西斯飞机轰炸马德里，连普拉陀美术馆也没有幸免。接着是慕尼黑会议和捷克的悲剧。巴黎变得歇斯底里了。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美术家能够安心作画的了。而在自己的祖国，烧起了战争的火焰。困难重重？大致当前。从电讯上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城市一个又一

个角落。他们的家乡也遭殃了。

最后，书鸿完全不能安心下来，完全不能工作了。战争的乌云也悬浮在欧洲的上空。就是妻子不同意，不肯离开欧洲，他还是不能不走了。女雕塑家想到美国去。当时许多欧洲的艺术室都在纽约馆。我们的画家却不考虑这个。这个固执的人是坚决要回国。她对他没有办法。一家三口，坐在轮船上，离开巴黎，远赴欧洲。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年底。他们刚刚赶上了抗日战争的低潮。战争进入了持久的阶段。国民党在尽量制造摩擦。后方城市轰炸频繁。物价已经上升，通货开始膨胀。这是一个痛苦的旅行，也是以后枯燥生活的一个开端。女雕塑家一路上脾气暴躁。晚上，常常梦见她到了纽约的百老汇。我们的画家却正相反，情绪很好。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之后，他不断地画素描，满口赞赏山水之美，风土人情之亲切可爱。

当他们经过了相当困难的旅程，来到桂林时，他们非常高兴。这里，他们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会了面，在一起座谈。还有一些文艺家、政治家、名记者，都是一时名流，消息灵通，明辨是非，给书鸿指点时事，分析战局，很抒情地聊起来了。

而桂林山水是多么的迷人！我们的画家虽不过四十初度，跑的地方却不少。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风景优美的城市。他觉得除了她的漓江和她的西子湖，必须数这儿好了！至于爵士的南洋城市，也怎能和我们漓江上的名城相比？叶兰很高兴。这里的环境还比较可以容忍，一些跑香港和仰光的市侩，以及许多跑涉内的商人，给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些精美的舶来品。这个内地城市，居然有霓虹灯，咖啡店。聊胜于无，女雕塑家恢复了活泼的情趣，穿上了极富修饰的巴黎式